

洗碗抹盆

□高邮 姚正安

老家有句流传很久的话,叫作“男子无能,洗碗抹盆”。第一次听见,岁数还小,如春风过耳,没记着,也不懂。年岁渐长,听村里有点文化的老人解释过。

细细想来,也对!当时的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哪一个不是叱咤风云,顶天立地?这句话好像还挺励志的。

可是,我身长八尺,自小就洗碗抹盆。这也怪不得我。

我有三位姐姐,及至我十二三岁,姐姐们都先后出嫁了,祖父母也早已离我们而去。父母要到生产队出工,家里的事谁做呢?自然就落到我身上。洗碗抹盆,洗衣扫地,样样都干。父母从没有反对过,也没有拿“男子无能,洗碗抹盆”教育过我。母亲反而多次在邻居面前夸我,说,我这个小伙倒像个姑娘,洗碗抹盆,洗衣做饭,样样会做。眉宇间闪烁着骄傲。

那时,家里吃的大多是粗茶淡饭,很少有荤腥,锅碗瓢勺洗起来也快。春夏秋三季,我从不在家里洗。我家屋后就是一条东西走向的河。用竹篮将要洗的拎到码头上,放开手脚,三下两下就洗完了。春天,那

河水清得发绿,无风如镜,小鱼在码头边游动,漂亮极了。夏天,洗过碗盆,顺势下河游两圈,想摸河蚌,绝不会空手。至于秋天,满河的菱角,白花点点,蜻蜓或飞或止,肥硕的鹅鸭,三三两两嬉戏于水上,不就是一幅生动的秋韵图吗?这样的环境里洗碗抹盆,当然有快乐而无痛苦。

多年后,走上工作岗位,组织小家庭,洗碗抹盆,从未间断过。双职工,老人不在身边,总不能看着锅台上一塌糊涂而无动于衷吧。

老实说,有时,我还特享受洗碗抹盆。不用动脑筋,也不需付出多少体力,而能够短时间内收获劳动成果,收获感、成就感满满的。

每每妻子早上早读课或者出差,就是我施展才艺的时候。我会将锅碗瓢盆洗得干干净净,晾干,分门别类归入橱柜中。最先洗涮,就是用清水反复冲洗。后来有了洗洁精,油污易去,但如果汰不干净,对人体有害,据说用洗洁精,至少汰六遍。再后来,有了口碱,也就是食用碱,洗起来更方便,更安全,用口碱洗涮,只需要汰三遍。锅碗瓢盆洗好后,再来整理锅台和碗池,我自己定下了标准,锅台上不留水痕污

渍,碗池锃亮如镜。最后一道工序是处理抹布和拖地。抹布挤干叠得四四方方,整整齐齐地平放在锅台上。地拖得一尘不染,光可照人。

一切妥当后,我像解牛的庖丁,得意地享受着劳动所得。

有一次,我还将住同幢楼的女婿叫来,参观我的劳动现场。女婿只有一个劲说好说干净,没说出什么道道。我的真正用意,不是让他分享,更不是让他表扬我,这个意思,你懂的。

我是十分快乐地洗碗抹盆,一点不阻,一点不隔,有时,还拍成视频在朋友圈得瑟。

我曾对妻子说,做家务一定要善于从中找到乐趣,不能当作负担。当成负担,剩下的就只有苦趣。妻子没反驳,只笑笑说,我还没到那个境界。

老人家讲某一个女人能干,用的是“下得了厨房,上得了厅堂”。那能干的男人呢,就不能“下得了厨房”吗?这是典型的“双标”对待男女。

不知道,老人家是从哪学来的“男子无能,洗碗抹盆”,害得多少男人文不是秀才,武不成兵。

悦骆古街

□苏州 韩树俊

秦岭南麓,洋县华阳,古镇老街。刚下车,满眼是各种食府和风味小吃店的招幡。炖土鸡、风味腊排、华阳面、茵香杂粮包、华阳土席、神仙豆腐、洋芋糍粑、都苔蕨菜黑米糍粑、刷把菌、农家蒸菜、项子树皮、泡菜、辣肉、玉米炖排骨、华阳小黄鱼……店门口各式菜谱争先恐后把华阳特色山味土味推向客人。

街口,古色古香的木牌楼上,“悦骆古街”四个大字映入眼帘。细雨中,踏着湿润的青石板,走进古朴的悦骆老街。

华阳镇上古塔和古戏楼依然保存着宋元时期独特的历史风貌。悦骆古街曾经是集衙门、客栈、当铺、酒楼、茶楼等铺板门为一体的600多米长、具有300余间明清建筑群的古街,至今保存完好。老街、木塞门、铺面飘扬的店招,柴

垛、林秸、挂满墙的玉米棒子……我把探寻的目光投进每一扇开启的门窗。

走进洞开的塞板门,左手侧第一间就是一个简易的房间,砖头地,白墙壁,除了一张木床,室内没有其他家具,屋子中间是一个通出屋顶的烟道,炉子正烧着,想必主人才出去片刻工夫。山里寒气重,十月份一些人已经烧起了火炉。这一户,屋里的门口,三个人正挤在小桌子上议论着什么。一位村干部铺开一页印有“洋县华阳镇华阳村公用便签”红色字样的纸,上面写满了一些数字,他告诉我,他们街道正下达一些家庭扶贫签约。两位村干部向村民解释了一番,用的是当地方言,我听不明白,只见村干部指着村民在表格上按指印。

这一户吸引我的是门屋里摆放的两口寿材,为在世的活人准备

身后的棺材叫寿材。男主人六十开外,一个瘦小的老汉,正在小桌上剁辣椒,青辣椒红辣椒混杂在一起被剁成了辣椒末。在一边的他的老伴也是瘦瘦小小,嘴巴有些瘪,正午的阳光下,她手上饭碗里的辣椒拌饭红的红青的青。网上悦骆古街的照片中,有一幅清秀的老妇人端着饭碗的照片,老妇人正是我眼前的这位老人。转眼十几年过去了,老人依然守着老屋,守着老街,守着辣椒拌饭。

山色四时碧,溪声七里清。600多米长的古街上,300多间明清建筑群似乎还在沉睡之中。我独自登上小桥,观望山溪奔泻成河的景观。在这海拔千米以上的古街,河水,丈量着天的高度,飞鸟,俯瞰着地的宽广,山山茆茆的秦岭中,波涛汹涌的汉水边,深藏着一道明清古街。

弄堂纳凉风景

□上海 陈祖龙

童年时居上海弄堂石库门住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市民家中鲜见空调电扇,晚饭后弄堂纳凉,情趣盎然,至今想来梦魂萦绕。

下午三四点钟,前楼婶婶、亭子间新嫂嫂、前客堂阿奶、后客堂爷叔等一干邻居便开始将一盆盆自来水泼向晒得炙热的弄堂水泥地上。水收干后,地面微微透出些凉意来。五六点钟,狭窄的弄堂里密密麻麻或用方凳或用洗衣板摆成餐桌,整条弄堂成了蔚为壮观热闹非凡的大排档。这时的我们最为快活:端着饭碗,穿梭于各家的餐桌前,见有配胃口的菜肴,老实不客气撩上一筷子,决不会遭白眼叱责,有的只是邻家好婆阿奶阿姨爷叔的热情招呼:“来,喜欢吃多撩点……”

晚饭后,女人们辛苦地端着一盆盆热水冷水进屋洗澡。男人则赤

膊穿一条裤衩,站在自来水龙头前,浑身擦上肥皂使劲搓揉后,极其雄壮地端起一盆盆自来水兜头浇下。动作之潇洒,气概之豪迈,看得我们小孩一惊一乍。

夜里七八点钟,天渐渐黑了,风渐渐起了,纳凉风情渐渐绚烂起来。女人们扎鞋底结绒线,叽叽呱呱家长里短,时不时掩嘴发出轻微的笑声。男人们手摇蒲扇,呷几口凉茶,发一圈香烟,天南地北神聊漫侃,话题天文地理国际国内无所不包,明显比女人们广阔了许多。我们这些小孩有三五一伙打扑克的下军棋的,更多的则是成群结队玩起官兵捉强盗的游戏。那时社会治安出奇地好,纳凉时几乎家家夜不闭户,成群结队的孩子从东家前客堂大门蜂拥而入,又从西家灶披间后门呼啸而出,决无人干涉。只是玩得大汗淋漓裤衩湿透偶尔

会遭父母训斥:“澡又白洗了!”

夜渐渐深了,弄堂里出现晚归者匆匆的脚步声,卖冷饮的小贩背着棉毯包裹的木箱或大口保温瓶前来兜售最后的生意。买到断棒冰的小孩最开心:人民币4分一根的棒冰,此时只要2分甚至1分就能成交了。

星星闪烁,月亮穿行,夜又深了一层。手摇蒲扇的男人有的已发出了鼾声。孩子们大多在躺椅上进入了梦乡。昏昏沉沉中,什么时候被大人抱进屋去睡到床上,全然不晓……

随着城市的大规模建设改造,石库门弄堂纳凉风情离我们越来越远。每当我看到心爱的小外孙坐在空调房里,啃着西瓜喝着饮料看《熊出没之探险日记》,真想对他说:外公小时候的夏天,过得比你开心多了。

一个拥抱

□河南焦作 程磊磊

同学聚会,我最后一个到,推开门,发觉气氛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热烈。也许是十几年没见的缘故,大家显得都比较拘谨和陌生。甚至还有几位不爱说话的,就坐在桌角玩起了手机。

看到我的到来,大家纷纷站了起来。我走向大家,看着那一张张曾经熟悉的脸庞,内心变得激动非常。当班长伸出手,想要和我握手的时候,我却不自觉地张开了双臂。班长看见我的架势,立马更换了姿势,和我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接着,我和每一位都来了一个拥抱,曾经的美好记忆如幻灯片一样,在我的脑海里一帧帧地播放。那一晚,我们聊得很开心。一个简单的拥抱,瞬间把我们的情谊拉到了最初的美好。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父亲和母亲不知为什么事大吵一架,父亲摔门而出,母亲则坐在床上痛哭流涕。我走到母亲身旁,用细小的臂膀抱住母亲,嘴里不停地说着:“妈妈不哭,妈妈不哭,等我长大了我保护你。”听了我的话,母亲停止了哭泣,双手捧着我的脸,仔细地端详,脸上露出了一副坚定的表情,似乎是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多年以后,每次和母亲聊起小时候的事情,母亲总会说起这段往事。她说,她当时原本已经决定第二天回娘家的,是我的那个拥抱,让她放弃了那个念头。也许是父亲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第二天,他给母亲道了歉。从那以

文曲星坐镇

□丰县 李阳波

各学校相继开课,也是天上文曲星忙碌的时刻。

今人常误解文曲星是一颗星,其实是天上六星的总称,又叫文昌宫。这六颗星各有名字,称为上将、次将、贵相、司命、司中和司禄。六星结集,有如一个半月形。古书记载,古人观星,谓文曲星如色黄光润,则天下太平;若其色呈青黑,则天下有灾。将文曲星奉为天神,由来已久,自周朝以来,历代相沿成俗,制定礼仪,列入祭典。

将文曲星拟人化、人格化,始于宋、元之间,谓文曲星下降人间,先是皇帝之子,历经多次转世投胎,于西晋末年降生,取名张亚子,居于四川梓潼县,隐居在七曲山修道,七十三岁寿终时,道教徒为他建立一座清虚观,立像奉祀,尊称为“梓潼君”。

到元代仁宗时,封梓潼君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将梓潼君和文曲星合为一神,成为今日所称的“文昌帝君”。“文昌”一词,指的是教育文化的昌旺。古人以农历二月三日为文昌帝君诞辰,是时童生、秀才、禀生、贡生、举人及私塾老师都要准备全牛及供品,至文昌庙行“三献

礼”祭祀。每到科考季节,人们会在文昌帝君的供桌上摆上供品,祈求文昌帝君降福,一举金榜题名。

有些相信文曲星对读书、事业有助而无暇去文武庙,仍可在家中或办公室的布置上想办法。古代人传说,书桌位于文曲星方位,可助成学业或事业。但不同房子的文曲星方位不同,依流年而变化。即使找对了书桌方位,书桌如何摆放,也有讲究。风水学上的“仁智格局”,依据“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理论,书桌后有靠山,山前有水。这个“山”并不真的是“山”,可以是墙,或是一块板;而山前之水,不一定要放鱼缸,也可以是富贵竹一类的水种植物。

说来似是迷信,但若从心理学观之,书桌后无墙依靠,背后经常有人来去走动,自然令人坐不安稳,难以集中注意力。至于案头摆设植物,则是生机盎然,赏心悦目,利于启迪智慧。

总而言之,信也好,不信也罢,即使拜了文昌帝,找对了文曲星、风水方位,这都不过是助缘,到头来还须自己努力学习,否则一切徒劳。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598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